



有如候鸟

周晓枫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如候鸟 / 周晓枫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133-2806-7

I. ①有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5100号

有如候鸟

周晓枫 著

责任编辑: 简以宁

特约编辑: 郭悦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内文插画: 郑峰

装帧设计: 鲁明静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张: 10

字数: 210千字

版次: 2017年9月第一版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806-7

定价: 4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	/	自序——寄居蟹式的散文
B	7	布偶猫
C	25	初洗如婴
E	47	恶念丛生
E	70	耳语
F	87	浮世绘
L	100	离歌
Q	186	禽兽
S	212	石头、剪子、布
Y	244	一只名叫 Snowy 的狗
Y	257	有如候鸟
	295	后记——关于写作

寄居蟹式的散文

以前做杂志编辑，我开车上班1个小时20分钟，坐地铁快些，13号线换10号线，45分钟。那是我从前的生活，每次往返数千步的小长征，到达卖力气的地方。2013年我从编辑转入专业写作，不必早出晚归，节省许多时间、体力和麻烦。如果死后能进天堂，我想象不出更好的生活，我觉得天堂的大门长得最像作协办公楼。从此什么样的好工作，对我都难以形成诱惑，心里层澜不起。

由于不勤奋，我一直没有磨损对创作的热爱。伴随生活节奏的停摆，我担心自己是静置的枯井，被彻底挖空。四年的职业写作，我创作的体裁还是散文。潜能和体能不足，叹气之后，我拿加缪的话安慰自己：“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。”

对我来说，散文从未丧失最初的神秘，甚至是它宗教化的神圣。当然，有人只拿写作当个谋生的差事也谈不上什么羞耻。散文如水。水，既是饮用之物，可以沏茶煮汤，也可以清洁衣物或冲洗马桶。广泛的应用性，使水作为最重要的资源，更应受到保护与尊重，它更值得被歌颂。水同样流动在我们体内。点滴渗透的水，也是人体占最大比例的组成部分，在每寸皮肤之下，在每个细胞的核里。均质、透明、

神秘……它简直成了每个人命里的舍利子。不动声色的散文，就是不断渗透、影响和决定我的如水之道。

我使用一台词汇量很少的电脑。是输入方法决定的，打字时它几乎没什么联想能力，不会提供数个储备版本备选，常用词组也出现障碍。我只得一个字、一个字地拼。我觉得它智商不高，或者刚脱盲不久，它都不知道托尔斯泰和果戈里。

不升级，不换代。因为巴洛克的修辞，一直为我偏爱，是我的特色也是我的软肋，所以不想更眼花缭乱。王夫之在《姜斋诗话》里说：“作诗但求好句，已落下乘。”极是，可惜知易行难。我写过若干浓墨重彩的创作谈，似有检讨之意，效果倒更像死不改悔的宣言。朋友说，我敲击键盘的声音很重，打桩式的；又仿佛和电脑有仇，感觉是怀着一腔愤懑在敲打离婚协议。一年又一年，我陷在和散文的旧婚姻里，相处模式没变；我依然是孤单又自恋的病虎，身体上的条纹，是囚禁自身的美的牢笼。

我不满足，不满意，难获自信。有人能，即使他们交出的只是一捆木柴，也自信读者能从中嚼出甘蔗的甜度。我试图让自己的文字被灌溉，保持某种植物的清凉和苦味——结果，仿佛在吞咽自己的胆汁。不甘啊。我的散文风格有僵化趋势——可无论“前是”或“前非”，我都不能痛改。写了这么多年，我被钉在一把旧椅子里。

不过，散文家？多奇怪的说法。小说家和诗人，都会写散文；然

而，当一个写作者被称为“散文家”，等于昭告天下：他既不会写诗，也不会写小说，无能得可怜。没人因为写信就成为“书信家”，所谓的散文家，不像正式且名誉的头衔。如同有些许情感纠葛的人被称为“恋爱家”一样，难骄傲，只尴尬。

很少有人专事散文，我一直保持着这种被动的忠贞。我没有诗人的天赋，没有小说家的附体能力——从事这两种文体，需要神助。散文属于凡人，是自说自话，是仰望星空的井底之蛙在发声，几乎靠本能完成。有小说家说，写散文太难，像戴着脚镣跳舞，他觉得小说就没有这么沉的负重。对我而言，散文写作者不过无法摆脱大地引力以及自重，小说家才难，什么都不带就在半空飞行。我由衷敬佩，小说家的海市蜃楼，甚至禁得起考古学和建筑学的审查——从年代到结构、材料和装饰。二十多年的散文写作，我愧于积累的不过残砖断瓦。我决不因此轻视散文，相反，感谢它收容我这样本领有限的表达者。散文如同漫长婚姻里沉淀的亲情，逐渐令人信赖和安慰；恰是它的日常乃至平庸，给我自由。

我有个不科学的、不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、只凭经验和直感做出的主观判断：出版三本散文集之后，才能看出散文写作者真正的潜能与余勇。许多写作者出道时令人惊艳，很快呈现规律性下滑：一鼓作气，二鼓而衰，三鼓而竭。因为散文写作的耗材大，拿缓生的树当速燃的柴，烧不了多久，黑暗和寒冷就来了。作为平凡之辈，我们不具备漫山遍野的生活经验，难免贫瘠和荒凉。散文之所以被警告为一种只宜老者开展的文体，也是这个道理，为了维护晚年的体面。

对于从年少起就徘徊在艺术散文里的写作者，何去何从？有的金盆洗手，有的改弦易张，有的向历史深处掘进，有的从新闻中索取线索……每个人都在寻找秘密的退路或后援，否则难以为继。我的办法，是从小说家那里偷艺。

庄子，到底应该划归哪种文体？散文与小说的界标，我至今没想透。什么是绝对的是，什么是绝对的不是。有种文字，像灰，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。我希望把戏剧元素、小说情节、诗歌语言和哲学思考都带入散文之中，尝试自觉性的跨界，甚至让人难以轻易判断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。《石头、剪子、布》写食物链，其中镶嵌入室杀人的段落，属于小说笔法，我想实现文体内部的跳轨和翻转。《有如候鸟》两万多字，写迁徙，露出水面的冰山是散文，隐藏其下作为支撑的是小说——我想增强散文的消化能力，让散文不仅散发抒情的气息，还可以用叙事的牙把整个故事嚼碎了吃进肚子里。我要的不仅是物理意义的肢解，还要完成化学意义的溶解，这就是从《石头、剪子、布》到《有如候鸟》在小说利用上完成的递进。

并非背叛。我尝试以寄居蟹方式存在的散文。小说的肉已被掏空，我利用更结实的盾壳，保护散文，探索更远的路。

散文？小说？还是媾和之物？我想起杜鹃、鹧鸪、白头翁，它们有着共同的美妙之处，既是花木，又是鸟，它们既是植物的名字又是动物的名字，置身生物两界。我不想陷入概念的误区。如同一些动物的命名潦草，是既有概念的拼贴，最后就成了它们的符号。熊猫，既

不像熊也不像猫；黄鼠狼，无论和鼠和狼，都扯不上关系。别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合乎规格和概念。只有不像模板上的标准尺寸，文字才能逃脱被复制的命运。

我的电脑里存着诸多准备中的题目。像正在做梦的蛹。我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需要充分的安静和安全，慢慢孵化它们。我不猜测谜底，谁知道孵出的，到底是蝴蝶翅膀上的耀斑还是苍蝇鬼祟的复眼。我没有期待中的答案，管它什么性别和种类。何况，羊、鱼、人类乃至恐龙，在最初的胚胎状态，极其相似。

算不上创作态度的洒脱。我也不想掩饰自己的糊涂，我不怕把挣扎、犹豫和混乱带到写作过程之中。对我来说，散文不是结论性的审判，而是一种关于自由的表述，带着我的主观与自相矛盾，带着情绪性的倾诉与对结果的好奇，甚至天然密布自觉与不自觉的谎言。

操千曲而晓声，观千剑而识器。我不太信空谈，我信频繁错误中摸索的道路，我信头破血流后的醒悟。我知道自己是个特点和缺陷同样突出的写作者；或者说，我是一个由缺陷构成特点的写作者。不着急，我慢慢努力，为文字服役，也为行枷减重。

小时候我好奇海螺如何生长。海螺无法一下子推翻自己钙制的墙，也不能吃掉外壳，不能边消化边建造新的壁垒。它从轴心开始生长，随着长大，海螺就把里面的腔室腾空、封死。海螺不断搬离，只居住在最外面的腔室。写作需要像海螺不断封闭自己曾经的腔室，才能壮大——离开旧舍，才获新生。寄居蟹更是如此，一旦扔下旧壳，就不再回去；我愿自己和自己的散文，都能舍弃旧习，在更大的空间里，既勇敢又怀有怯意地，成长。

布偶猫

倒叙，时间回到一年以前。

无需触碰和抚摸，你就能感觉它的柔软，皮毛仿佛经过轻微静电的蓬松处理。这只名叫布布的猫格外温顺，被陌生人以并不舒服的姿势紧拥，布布尽量适应，不叫，不挣扎。它的主人告诉我，布布刚来时只是刚满月的黏人小毛球，天生就擅长自我克制，乖巧，清洁，从不抓坏家具。当我抱着布布离开它所熟悉的环境，它软绵绵地靠在我肩膀上，像只松懈的暖水袋，温热、随形，让人觉得，它根本没有猫科动物的利爪与尖牙。

这正是布偶猫作为宠物受到欢迎的原因。异常安静和友善，松弛柔软像个布娃娃，因此有了这样的得名，它以对疼痛的惊人忍受力著称，甚至外伤和骨折，布偶猫也无表情和呻吟，让人怀疑它真的像布娃娃一样丧失痛感。布偶猫并非迟钝，它艰难消化着自身的不幸，对灾难抱有持久的接受耐心。耐痛的美德，正是布偶猫的独特之处。

布布长得颇有别趣，属于布偶猫里的重点色品种：身体的大部分纯白，脸、耳朵、四肢和尾巴呈现巧克力色的晕染效果……只有匍匐在地、埋下脸部才能同时晕染到这几个部位，好像是它天生会做跪拜的动作。猫，多数都具有杀手那样矫捷的身段和凌厉的眼锋；布偶猫，友善、服从，不喜欢挑衅和威胁。

布布像戴了手套似的两只前爪搭在我肩上，它有时用可爱的小脑袋蹭蹭我，给予我轻易且由衷的信任。布布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发生短期改变。它对小主人身上发生的意外，一无所知。

黑白相间的X光片影像，如同骷髅。

左侧上颌骨可见两处骨质不连续阴影，骨折线锐利。透射线能揭示隐藏在皮层之后的损伤，除此之外，小怜受到的伤害明显。清创之后，她像米其林轮胎广告人那样被重重裹缠，掩盖了头枕部2厘米和额颞部3厘米的伤口。左侧耳膜穿孔，左眼面临失明，只剩模糊光感，要等瘀肿消除之后再次进行伤情鉴定。手，由于抵挡凶器挫伤，小怜全身多处青紫，血块在皮下组织沉积淤塞，让年仅十九岁的姑娘如此斑驳。病床上的小怜，就像个弄坏的布娃娃被扔在那里。

面对哭泣的父母和质询的警察，小怜沉默。只有一次，她向护士小声求乞打杜冷丁止痛，剩下的，她对自己的伤情不谈不问，似乎成了局外人。案件如何发生，时间、地点和人物究竟怎样，小怜一概没

有说明和解释，只是不放心她的猫，叮嘱有人要去照顾布布。小怜是我同学的侄女，因为我既清闲又有养猫经验，寄养布布的任务辗转交给了我。

出事之前，小怜刚刚喂过听话的布布，又奖励给它一条鱼刺。凶器一样的食物，布布惬意地享受上面细密的荆棘，它有这个天赋，可以不让鱼刺划伤自己的咽喉和食道。饱餐后的布布感恩地依偎着主人的脚踝，而小怜独自吃饭，完成寂寞而潦草的消化……布布所依偎的脚踝，离家后不久，遭到棍棒轮番击打。

3

行凶者的名字不是秘密。

猜也猜得出来，是她的男朋友。并非第一次动手，不能用激情犯罪来解释他的恶行。前两次不过皮外伤，遮掩之后就过去了，这回严重。小怜几乎被打瞎眼睛，也许导致某种偏移终身难以得到校正。男友施暴，有时因妒意，有时因琐事，这次，起端于几乎是无聊的争执、积怨和关于分手的谈判。这场历时一年、激情澎湃的恋爱，衔接以可怕的尾声。

开端可谓美好，深情款款，一对璧人。沉浸在彼此的身体和快感里，他们如影随形，男友在黑暗里不断施放雄性的烟花……然后在她体内积累足够的灰烬。他们曾拥有节日般的往昔。幸福敲门的声音轻微而短促，听起来，像被硬甲虫撞了一下……等人满怀欣喜地迎接，

它已碾碎在门框之下，带着它幼稚可笑的小翅膀和一腔难以分辨的糊涂的内脏。那只名叫幸福的小昆虫，那么古老，却是一副童话的清新模样，可惜承受不了一只从上面任意踏过的脚——幸福如此不承重，被破坏后的尸体惨不忍睹。

男友来自婚姻畸形的家庭，目睹父亲的暴力，他继承同样的方式来解决冲突。这个下手凶狠的男性符合施暴者的心理特征：强烈占有欲、不安感、冲动以及低自尊。自知罪孽深重、难逃法责，肇事之后，男友跑了。

警方希望小怜提供线索，以便早日将嫌犯捉拿归案。小怜不配合，不提供任何可能，千疮百孔的受害者低头，迟迟不语。可怜的孩子已被恐惧深深笼罩，她蜷起四肢，形同遭受暴力的姿态，回缩成为母腹中脆弱的胎儿。小怜像只脱尽羽毛的越冬鸟，像个被突然定义的孤儿……既不能接受现实，也难以面对未来。

我的同学以前发现过小怜的伤痕，强烈建议自己的侄女尽早分手，可小怜为男友辩护。悲剧中有一种诗意的美学，女性容易沉湎其中。散发珠光、宛如少女的小怜甚至是喜欢流泪的，这几乎变成她秘密的消遣；与其说她迷恋爱情，不如说迷恋其中浓烈的悲伤。小怜最初幻想以悲剧女主角的示弱与忍耐，唤起男人的怜爱，她以为暴力是欠账的方式，男友将在未来加倍偿还自己，其实都是错觉。

由柔弱变为懦弱，这是暴力升级的重要原因。男女之间的关系，是通过不断试错、触底才得以确立界限的，小怜一再退让，体罚和伤害成了男友习惯运用的统治手段。这是爱吗？小怜真傻，被伤到剧烈，还要在掩饰中歌唱，仿佛注定是男友的密纹唱片，可以承受他重复中不断的划痛。想不明白，为何小怜对施暴者的依赖如此强烈，以致她很早就散发出一种爱情殡葬品的气息。

终于在异地抓到潜逃者，从警察那里得知的情况让人瞠目结舌。

趁看护人不备，小怜用仅剩的没有受伤的手指头，吃力地给男友发送短信：他们一直有联系！小怜清楚男友的逃跑路线和栖身之所，只是拒不交待。古怪地，她把那看作一种情感出卖，她始终包庇加害自己的罪犯——出于细心的保护，她甚至注意更改通讯录里的名字，用昵称指代男友。小怜密告男友：“警察正在调查，追踪你的行迹；现在尽量少联系，先别回来，会被判刑。”

几乎致残的小怜，不希望男友受到法律制裁。当行凶者被绳之以法，小怜不快，并且明显不希望自己解脱。好像寡妇守节一样，小怜坚守着不快——似乎，不快才是她的忠贞。

小怜一次次情愿把自己送回险境，让我想起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里的描述：“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，在活体解剖的时候狗一边忍着痛，一边还舔着手术者的手；只要这个人的心不是石头做的，那么他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都将带着悔恨。”小怜自己的心理问题，比她的男友更严重。

丧失平等，意味着关系的失衡。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并不鲜见，女人通常为主要受害者。从常见的推搡、扇耳光、拳打脚踢，上升到用刑般的灼烫、刺字、皮带抽、棍棒打。在施暴者的观念里，私人领域的肢体冲突并非犯罪，似乎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偶然逾越界限。

诉诸武力的男人，体现出低智、低能。暴力完成统治，但它同时是失败的证明，证明这个男人无法以魅力或能力等更为简易、经济而有效的手段达至成效，只能用消耗体力的笨重方式，来表达态度。也许对某类男人来说，恰恰由于其他途径的失效，暴力成为被认可的唯一捷径。女人，被操纵中的小玩偶，她的悲戚、恐慌和屈服，对他来说是一种小娱乐——哭红的眼睛，颤抖的肩膀，女人反而具有旦角般的一种妩媚……哀感顽艳的形象让他兴奋，仿佛听到做爱中的叹息。

男性借摧毁，以验证力量。将中西历史向前翻动数页，我们在至今仍被旧习统治的某些区域，或者就在我们切近的身旁，都可以找到普证。然而，部分女性当事者对于暴力的长期忍耐，几乎到了适应角色的程度。

有些恋情，一开始就埋下意外却必然的陷阱。受伤的女人啊，她担忧自己还能不能忍住满身的伤痛去拥抱施暴者——像个脱臼的孩子，

小心翼翼，用被对方打至弯曲的骨节，去修复这种包含敌意的关系，哪怕，她自己已难承受哪怕温存的抚摸。无数次逃离的机会，她都放弃，选择回到阴影的笼罩之中。用恐惧是不能彻底解释的，因为即使暴君消除，她依然在他的灵位下殉情。毕加索的女人们，就是极端的例证。

朵拉·玛尔曾是颇具才华的摄影家，年轻、聪明，美貌的脸，长得像嘉宝那样带有冷艳的神秘感。当五十四岁的毕加索在咖啡馆遇到迷人的朵拉，惊为天人和艺术创造的缪斯。二十八岁的朵拉从此走入毁灭性的关系，被这位天才狂热的性欲和偶尔的温情所征服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。

毕加索创作过一幅最为凶暴的妇女形象，这是以朵拉为原型的《裸体梳妆女》。与此同时，是毕加索对朵拉的殴打，许多次打得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。事实上，从1939年至1940年间，毕加索的画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在画畸形扭曲的女人，脸和肢体都被暴力袭击过一样，或是被愤怒所席卷。毕加索羞辱朵拉说：“你不美……就是会哭！”于是朵拉放声大哭，毕加索得以继续创作他的《哭泣的女人》，完成一个被撕裂的女性形象。毕加索饶有兴致地旁观情人之间争风吃醋、拳打脚踢，当朵拉被玛丽·泰蕾兹打出满嘴的血，袖手旁观的毕加索更有激情去创作他的巨幅油画，来谴责人类斗争的恐怖。

即使二人恋情结束，朵拉的肉体伤害得以终止，但内心的折磨继续。当毕加索第一次见到朵拉，她正挑战血淋淋的游戏，用刀快速插进张开的指缝里，并果真扎伤了手指；然而，被毕加索抛弃的朵拉，